

全 新 小

說
版

由禪入淨的實踐者

圓瑛

大師傳

作者 ◆ 石 雲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
85



作者◆石雲

圓瑛

大師傳

由禪入淨的實踐者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
85





佛光史傳叢書

由禪入淨的實踐者——圓瑛大師傳

由禪入淨的實踐者：圓瑛大師傳／石雲作．--
初版．--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2010.10
面；公分．--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85)
(佛光史傳叢書)

ISBN 978-957-457-244-1(平裝)

224.515

99017705

□作 者 石 雲

□出版者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人 慈惠法師(張優理)

□地址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佛光山寺

□電話 (〇七) 六五六一九二一一一六八

□網址 <http://www.fgs.com.tw>

□網路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劃撥戶名 佛光山文化發行部

□流通處 佛光山文化發行部 (〇七) 六五六四〇三八〇九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〇七) 六五六四〇三八〇九

佛光山文教廣場 高雄市大樹區佛光山寺 (〇七) 六五六一九二一一六二二

滴水書坊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 (〇二) 二九三三七四八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 (〇二) 二九八四九五三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二五七號 (〇三九) 三三〇三三三一〇九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〇七) 二七二八六四九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一八號 (〇七) 五五六三三九三一〇六

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舒建中、毛英富律師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省業字第八六一號

二〇一〇年十月

二〇一一年十月再版一刷

□定價 二五〇元

□印刷者

□法律顧問

□登記證

□初版

□有著作權・請勿翻印・歡迎流傳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狂心歇處
幻身融肉
外根塵色
印空洞徹
靈明無罣
礙千差萬
別一時通

民國二十四年臘月廿五日
送一偈因談自題

圓瑛大師墨迹

【總序】

佛光與慧燈

日生

佛教傳入中國近二千年，高僧輩出，法雨露霖；禪智淨範，流布南北，蔚為中國傳統文化之清流。多少棲心禪理之士，機鋒峻烈，殺活自在；多少受持妙法之僧，廓清心體，刮垢磨光。歷代經籍及《海東高僧傳》中有具體記載者，約一千七百餘人，俱能垂高明於典範，顯聖諦於法界。

可惜古籍艱澀難讀難懂，已與現代人之心靈脫節，由於古文的障礙，歷代高僧之人格光芒漸漸黯黯，佛法意境也慢慢隱晦，現代人普遍缺乏判讀古經籍之學養，即使悉

心諦聽，也難以拂除文言之烏雲，識見高僧行誼，永拔生死根本，戒除貪恚愚痴苦惱的憂患，這是很可惜的！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以歷代高僧之風采再現今世為宗旨，力求現代化、白話化、小說化、真實化，將歷代高僧道範與淨行活潑呈顯，以親切通俗的面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期望為現代人樹立新的智慧長明燈。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預定出版十二門一百位高僧，完整輝映各宗派及教化上卓有貢獻之歷代僧伽，以白話語彙及小說體裁忠實記傳，成為白話版的現代《高僧傳》，是我繼《佛光大藏經》、《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中國佛教百科全書》之後，推展「人間佛教」的第四套大型叢書。希望能將蛛網塵封之高僧行誼再現當代，讓前賢的智慧燈炬普照三千世界迷茫眾生，讓聖僧的佛法光芒照亮九洲大地的黑暗角落！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目錄】

◆	總序 佛光與慧燈	——	星雲
●一	出岫	——	〇〇一
●二	承印	——	〇二〇
●三	重興開元	——	〇三九
●四	佛緣	——	〇五七
●五	住持天童	——	〇七八
●六	圓明	——	〇九五
●七	國難	——	一一五
●八	極樂寺	——	一三二
●九	入獄	——	一五二
●十	潛沉	——	一六九

● 十一 楞嚴專宗學院 ————— 一八八

● 十二 傳心燈 ————— 二〇八

● 十三 檳城說法 ————— 二二六

● 十四 抉擇 ————— 二四三

● 十五 和平會議 ————— 二六一

● 十六 往生極樂 ————— 二七八

◆ 後記 ————— 二九四



出岫

清光緒二十九年，西元一九〇三年，常州天寧寺。

應慈從揚州高旻寺參學歸來，誦完早課，因沒見圓瑛，就忙到圓瑛房來找，一眼看見鎮尺下的留詩，拿起來連看了幾遍，他的眼睛濕潤了，心裡像失落了什麼，空空蕩蕩的。他用袖子拭去流下的淚珠，嘆了口氣，自語道：『走吧，你的志向遠大，我早就知道你會走的。你應該走，你一定能紹承如來，光大佛法的！』說完，沉默良久，又一股悵然湧上心頭：我的好師弟喲，你現在在哪裡呢？

此時此刻，在通往浙江寧波太白山天童禪寺的山道上，一前一後地走著兩位僧人。前面的一位，五十開外，面色紅潤，身形纖細，一舉一動瀟灑至極；後面的那位，二十多歲，身

材壯碩，鼻梁高挺，粗大的眉檐之下，一雙大眼炯炯有神。

跨過了清關橋，繞過萬工池和七塔苑，一座雄偉的山門殿屹立在眼前。『到了！』前面的那位老僧說道。

年輕僧人停住了腳步，抬頭看了看，爾後無限虔誠地跪了下來……

這兩位僧人不是旁人，前面的老僧是近代著名的禪僧、詩僧，人稱「八指頭陀」的寄禪老和尚；後面的那位年輕僧人便是本書的主人公圓瑛法師。

圓瑛，俗家姓吳，名亨春，乳名昌發，光緒四年草水同色的季節降世於福建古田縣平湖端上村。吳家是當地富戶，可子嗣不旺，兄弟五人僅此一脈，所以闔門視其為珍寶。五歲那年，椿萱失蔭，叔父吳詩瑛擔起撫養重任。彷彿是集中了全家的智慧，吳亨春自幼聰穎絕倫，記憶力尤強，大段大段的儒家經典在八九歲時便爛熟於胸，又善遣詞，一篇八股文作得像模像樣。十六歲，投考古田縣秀才之試，一試便中。正當吳氏一門沉浸於光宗耀祖的夢幻中，吳亨春卻毀滅了這個企盼：他先是離家出走，來到福建鼓山湧泉寺，禮梅峰寺增西上人為師；後被叔父尋著，強拉回家，大病一場，病癒後復回鼓山，由增西親自披剃，賜法名宏悟，字圓瑛。二十歲，依湧泉寺妙蓮和尚受具足戒，學習佛教禮儀，旋往太湖雪峰崇聖寺親觀達本方丈，學習苦行，執飯頭、菜頭役半年。此後行腳參訪各地。光緒二十四年，他從福州北上，至常州天寧寺，依禪門尊宿冶開和尚學習禪功，參「什麼是我本來面目」的話頭，放下一切

思慮，提起一段疑情。連參三年，瞥見自己本來面目，了明生死大事。至二十七年在禪七中，參究得力，身心廓然，定境現前。又在天寧寺聽冶開講解《楞嚴經》，用力過猛，大口吐血，幸得菩薩護佑，不久病癒，鑽研益深，獲大成就，一時聲播江、浙。

寄禪和尚知道圓瑛是在兩年前。那時他剛辭去長沙上林寺方丈，前往天童寺為住持，途經上海，順便拜訪多年的道友海潮寺方丈德浩和尚。德浩在閒談中提到了圓瑛，說圓瑛在去天寧寺之前，來過海潮寺掛單，也許是宿緣所在，與圓瑛相處甚為融洽。圓瑛說當代禪工名匠，莫過於冶開與寄禪二人，一時主意不定，不知往何處去？德浩出了個主意，寫鬮兩張，讓圓瑛跪於佛前祈禱。三次拈鬮，皆是天寧，於是決定到常州天寧寺。

寄禪聽後哈哈大笑，說：「我終有一日要收他為徒的。」

這一次，寄禪至平望小九華寺看望士達和尚。由士達陪同前往天寧寺，硬是讓冶開「讓」出了圓瑛。

方丈室高朋滿座，笑聲一片。天台教觀第四十三世、國清寺住持諦閑長老，臨濟宗第三十九世、七塔報恩寺方丈慈運老和尚，金錢山寺住持道階法師，以及祖印、慧明諸法師依級而坐，正高談闊論。

聽到寄禪的腳步聲，眾人紛紛起身離座，來到門口。

「好一個頭陀，約好日子在此聚會，你倒好，在外面逍遙，卻讓我們這撥人整日在這裡

枯坐。」諦閑首先發難。

「諦公，實在抱歉。在常州和冶開老和尚談得高興，耽擱了一日。」寄禪說著，不住地向大家施禮。

「你高興，我們活該受涼快？你自己說，該如何懲罰？」道階不依不饒。

「如何懲罰？由你們幾位長老商量，我甘心領受。不過，我現在向幾位介紹一個人，他可是佛門的千里駒呢。」寄禪將圓瑛從身後拉到身前，道：「冶開老和尚的高足圓瑛法師。告訴諸位，在天寧寺，他當著冶開長老的面，拜我為師，要從我學禪。」

「等等——」慈運老和尚擠到眾人之前，上下打量著圓瑛，呵呵一笑，說：「剛才道階說要懲罰頭陀，我有一個主意，保管頭陀以後不敢怠慢我們了。」

「說說看，什麼好主意？」道階道。

「把這位新收的徒弟從他身邊掠走。」

「好主意，確實是好主意！」慧明鼓掌道。他知道寄禪思才若渴，愛才如命，慈運的主意可謂切中要害。

果然，寄禪上當了，圓眼一瞪，「怎麼？看我收個徒弟就這麼眼紅！有本事自己尋去。」

「好哇，頭陀，你越發有理啦！要不是淨心和尚苦留住我們，我們才不願在此受冷落，你倒會順著竿子往上爬。」諦閑故意生氣地說。

「諦公，別這樣。」寄禪口氣軟了，「我不比您們。您知道我天童寺百廢待舉，亟需人才。我好不容易才思謀出這麼一位，您們卻要挖我牆角，過分了吧。」

「誰挖你的牆角？告訴你，頭陀，你的眼光我領教過了，我才不稀罕呢。」諦閑大聲地說。見寄禪尷尬地立在那兒不語，又補了一句，「怎麼不服氣？」

「我不服氣！」寄禪又激動了，將圓瑛往諦閑身邊一推，道：「圓瑛，我雖未將平生所學轉教於你，但我相信我的眼力，你今天就為師父爭口氣，將本事亮一亮。」

「好，痛快！慧明，你先上。」諦閑也來了氣。

「那好，我就得罪了。」慧明來到圓瑛的面前，說：「提婆想見龍樹，請守門人通稟。守門人進來回稟龍樹：『有個從南海獅子國來的叫提婆的僧人求見。』龍樹聽說過提婆的名字，也知道提婆是位多聞多識之人，想了想之後，就把鉢裡倒滿了水，說：『把這鉢水托給他看。』守門人端著鉢到門口，說：『龍樹菩薩讓你看這個。』提婆注視良久，從袴袋裡找出一根針放入水鉢，說：『請你拿回去吧。』我問你，龍樹以一鉢水示提婆是何意味？提婆往水裡放針又是何意思？」

慧明這道題並不難，主要是考驗學禪之人對隱喻的辨識能力，別說是學禪的僧人，就是稍具天賦的凡夫，也能道出其中的內涵。可圓瑛心理犯難了：若輕率脫口，顯得有些張狂，得罪了幾位前輩；若不說，師父這一道關又過不去。他楞在那兒不語。

諦閑面露不屑之色，高高地昂起頭，寄禪的眼睛流露的卻是期盼。

圓瑛朝寄禪看了看，寄禪狠狠地瞪了一下眼睛。

「回前輩，圓瑛體會滿鉢的水，是龍樹菩薩用以比喻自己的學識如水一樣，既能應對各種情況，又能深入微細，又深湛莫測。提婆菩薩往鉢裡放入一根針，以喻要探尋妙法之窮極。」

慧明點點頭，表示對圓瑛的回答比較滿意。

道階上前，問：「《八識規矩頌》讀過嗎？」

「讀過。」圓瑛回答。

「那好。我說問問你對這部經的理解。八識生起，必有各別境界，為其所緣。能了別者是識，唯識學上名「能緣」。所了別者是境，唯識學上名「所緣」。識有所對之境才能生起，故有「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你說說看，「前五識頌」中「性境現量通三性」作何解？」

道階這一問是考核圓瑛對佛典的熟悉程度和領悟能力，這方面的功夫是一個僧人成為大法師的必要前提。《八識規矩頌》是法相宗的經典，為唐朝三藏法師玄奘所作。玄奘西行求法時，曾在印度那爛陀寺依止戒賢論師，深研瑜伽。回國後集諸大法師，廣譯經論，並講授法相唯識。後集天竺十大論師之大成，作《成唯識論》。然因此論文廣義繁，不便初學，於

是又楷定規矩，作《八識規矩頌》。此頌概括地解釋了八識內容，將八識所緣的境、所屬的量、所依的緣、所通的性及界、地、八識的轉依等，分別而有系統地歸攝於八個識。

道階的話一出口，寄禪就擔上心了。因為從治開那裡他知道圓瑛至目前為止主要將精力施於《楞嚴經》和禪悟，法相宗少有接觸，於是他看看圓瑛，愛莫能助地搖搖頭。

圓瑛回視寄禪，眼中並無為難的樣子。

『回前輩，法相之說，圓瑛琢磨甚少，只能說些皮毛。依圓瑛的體會，前五識於三境中屬性境，於三量中屬現量，通善、惡、無記三性。境，八識所緣的境有三種，即性境、帶質境、獨影境。性境者，即真實不虛的實境，不是從虛妄計度而生起，能夠親自證實的境界名性境。此通有為、無為、染淨等位。性境又分二：有本質、無本質。有本質，即五識所對現前五塵外境，明瞭意識初念以及定中獨頭意識所緣的定果色，名為有本質，無本質者，即第八識所及的有情之根身及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宇宙萬有，這些都是八識自己變起自己緣，不摻別的外境，所以名無本質。性境乃現量所緣。五識唯緣現前的五塵境界。五俱意識的初念及定中意識所緣定果色等都是托第八識相分經為本質，隨即變為自識的相分而為所緣境，這些猶如鏡中所現之群相。雖就真諦來說，這些皆如幻如夢，了無真實。然以俗諦而言，五塵是五識變起的影像，即五識的相分，此皆第八識所含藏的種子所生，然後又薰成種子。』

方丈室裡已無其他聲響，只有圓瑛清亮的講解似溪水淙淙流淌。

得到寄禪肯定的眼色，圓瑛更加自信地論說起來。

「量，能緣之識，對所緣之境，認識正確與否，必須有一種量度，如尺量布，才知長短。心緣境時，以量度才能了是非。是有現量、比量、非量三類。現量者，能量之識對於所緣之境現前親證，無錯亂，得法自體，即內識實證之境，不帶名言，不起分別親得法體。性，由於識體染淨不同，故其性分為善、惡、無記。善者……」

「行了，行了。」諦閑擺擺手，來到東壁的書架前，取出《大佛頂首楞嚴經》，放在桌上，說：「這是你所熟悉的佛典，其中說：『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又說：『若我滅後，其有比丘，發心決定，修三摩提，能於如來形像之前，身燃一燈，燒一指節，及於身上，爇一香炷，我說是人，無始宿債，一時酬畢。』說到此，他朝寄禪笑了笑，『我們的老頭陀更加虔誠，不是燒一指節及於身上，一下子燒掉兩指。我且問你，有關這部經，僧、俗之人如何看待？』

諦閑的提問帶有明顯的指向性，較慧明、道階之問更難回答。一個大法師不僅要熟稔和正解內典，還要了解世人對佛理的理解，這樣才能發現他們其中的訛誤，才能有針對性地施解弘法，這猶如杏林高手，找正了病根，才能對症下藥。

圓瑛清了清嗓子，朗聲說道：「《楞嚴》是我所讀過的內典中結構最為謹嚴的一部。由於這部經是武周時代從一位高僧口中轉述譯就，故千百年來一些挑剔的學者，以為它與其他

佛經格調不同，懷疑是一部偽經。其實，天竺之經，皆傳自口述。世俗之人在思考時，往往忘了依理不依人之則，且邪人說正法，正法也成邪，正人說邪法，邪法也成正，這樣世間的邪說謬論，被普遍引為真實可據，可輪到真正辨是非之時，是非往往不明。佛陀在本經中稱頌燃指供佛，乃至燃於其身，這是一種功德，卻為世人所詬。圓瑛體會，沒有身體力行的人，是無從想像的：宇宙萬有，或從表象上斷定它的本質，是不可靠的！」

「好！哈，哈，哈——」諦閑撫掌大笑，「頭陀，你眼力不凡，圓瑛果然是我佛門俊傑。」

慈運、道階、慧明等圍攏過來，紛紛向寄禪祝賀這麼一個好徒弟。

圓瑛不知道，這一幕實是寄禪和尚早已策劃好的一場特殊考試。圓瑛的聲名，諸法師皆有所聞，但畢竟耳聽為虛，眼見為實。

寄禪的笑臉像一朵綻開的鮮花，生動可愛。這位修苦行的和尚古道熱腸，對人滿腔情懷，酷愛徒眾，眼見幾位大德誇講圓瑛，竟比自己受到禮讚還要歡欣。

「諦公，各位，辛苦了！今晚我設齋宴請大家。末法時代，人才難得，融貫五家七宗的通人更是寥寥。圓瑛既為我徒，也是諸位的徒弟。望大家日後多多提掖，授之真學，使其宗說兼通，行解相應，續佛慧命，弘法利生。圓瑛，還不快向幾位前輩施禮。」

圓瑛聞言，心花怒放，逐一向諦閑、道階、慈運和慧明行拜師大禮。